



姜广仪◎著

九品高官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JIUPIJGAOGUAN

九品
高官

姜广仪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 燕
封面设计：柏 原



九 品 高 官

姜广仪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：830001)

河南新乡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2 插页 350 千字

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000

ISBN 7-228-04846-6/I·319

定价：22.80 元

内容提要

某科长，正股级小吏，胸无点墨，德能低下，业绩全无，庸碌大半生，却始终不忘一件事：做更大的官。他为此绞尽脑汁，几近走火入魔，却一直无法遂愿。为了摆足官架子，他在科里颐指气使，对美貌女子想入非非，对贤能青年百般压制，惟恐他们有所作为而危及自己的官位……

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荒唐的官场故事。

引 子

这是一间十二三平米的办公室，三张办公桌从南到北一字排开。三位主角各踞其位，好戏开始了。

在阳光最充足的窗下，一张瘦长的脸慢慢抬起来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一双眼睛。你见过两桶石灰水中各漂着一粒蚕豆吗？据心理医生说，凡是眼睛中白黑比例过于悬殊的人往往都有偏执狂的倾向。其次就是那一口又长又黄的牙齿，稀稀拉拉的，令人联想到古长城的箭垛子。花白的头发所剩无几，额上眉间皱纹密布，一副用脑过度、忧国忧民的模样。此公乃一室之主——逍遥科长。

逍遥科长举手投足都显得与众不同。

例如他喜欢举左手，打大手势，还喜欢穿绿衣服，绿裤子。他说绿色是生命，是希望，是奔头，是前程，所以他常常是从头到脚一身的绿。还有诸如吃完了，愿意坐在坐便上，一边翻肠倒肚，一边用手指当牙鉴别牙。再就是手不离书，看书，骂书……

“教科书活见鬼！愣把人说成是红屁股猴子变的，人怎么能是那个种？人的屁股多白、多胖、圆圆的。瞅半拉像馒头，瞅整个是两个馒头粘一起。猴子的屁股多臭、多红、多干瘦。瞅半拉

一块红，瞅整个红一块。它能变成人，见鬼！就是变了，也决不是中国的种！”

他双手捧书，骂不绝口。谁也不知道他看书的目的是为了骂书，还是骂书的目的是为了看书。也不知道他手不离书的目的的是让人看他看书，还是他自己要看书。

吴强在埋头撰写一篇论文……

吴强，眼睛不大，头不小，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，看上去傻乎乎的，其实是灵性有余。

逍遥科长的吵骂声打断了吴强的思路。他放下笔，看了逍遥科长一眼，别看他骂骂吵吵，像个疯子，其实他一点也不疯。大大小小的事，他知道谁对谁错。上上下下的官，他更知道谁大谁小。他知道的，就像知道他的手和脚的分工一样，确切、明了……

吴强抬头看了敢英一眼，敢英回给他一个甜甜的笑。

敢英在看报纸。她根本就没听见逍遥科长的吵骂声，就像根本没看见他这个人一样。

她专门看夹缝，问她什么是重要新闻，重要新闻又在版的什么位置？她笑着答你，吸引她的是重要新闻，重要新闻在两个版的夹缝里。

办公室里三张桌，三个人，有男有女有科长，骂的、写的、看的，看上去都忙。

第 一 章

不知从哪年哪月算起,也不知是哪个好事者先开的头,全部门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,只要是这里的人便都管他领导的这个科叫道遥科了。自然,他这个科头也就成了逍遥科长。人们开始叫时,还都不大好意思,半是认真半是玩笑。逍遥科长也微微有些脸红,腼腆地嗯、呵地答应着。时间一长,人们习惯了,他也习惯了。习惯久了就变成了传统流传下来。有些法律就是根据传统定下来的,有些官职也是根据传统留下来的。在以后的日子里,不论谁有什么事以逍遥科长之称请示,他都严肃起来,跟你一本正经地指指点点。

斗转星移,岁月流逝,逍遥科长的黑发已开始变得花白。他的脸也已爬满了野藤一样的皱纹,横七竖八,既无条理,又无规则。过去舒展的额头,像用现代的牛拉着古老的木犁犁过一样,出现了道道深沟,如同大山的褶皱叠落着。或许是太久远了,逍遥科长原本姓氏名谁,是谁人所生,是谁人所养,又出生在哪儿,有无兄弟姐妹,都已被人彻底地遗忘了。只有逍遥科长这一代名词完全代替了他的一切。

逍遥科长的单位是机关,级别不大,倒是排上了级别——科

级。

机关里的科级是干部级别中最末等的，也是最小的一级。小到了不能再小的程度，比过去的七品芝麻官还要小。当然，再往下也可能排出八品九品十品来，还会有更小的。但皇上说排到七品就掐住不排了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，那些八品的只能是泪眼汪汪地看着七品官的脚，哆哆嗦嗦地摸一摸了。九品十品的，那还早着呢，还在河那岸，山那边，路那头呢。

逍遥科长实际上是这个单位的中层领导，上层才是科级。他这个中层根本还没“科”上。准准确确地说应叫他逍遥股长。这一点他是清楚的。股算什么？算八品？算能摸到七品脚的那一品？还是算九品？能算上也行，气就气在人家不往下排，不往下算了。活该，你有屎有尿都得先憋着，憋得你肚子痛，嗷嗷叫。

逍遥科长懊恼极了，活了这么大岁数，桥不知过了多少，皮鞋不知穿坏了多少，竟在干部的等级上一阶不上，原地踏步。所以，当人们开始丢掉他股长的真实姓名，而叫他逍遥科长的时候，他也真用了脑，反来复去地活动了好几天的心眼儿。“逍遥”两个字不大好，有点儿不大干事或者不大干正经事的意思，甚至还有游手好闲、“街流子”、没有正经工作的意思。这要是传扬出去，对自己影响可就大了。想想自己都大半辈子了，从反右斗争，到大炼钢铁，也干了不少事，头发都干出白的来了，最后竟弄个“街流子”，或不大干正经事的名声，那真是太残酷了，太难以下咽了。他像吃了个东西，咽又没咽进去，吐又没吐出来，卡在了喉咙里。卡得他难受，卡得他哭了。在办公室里，他不能哭出声，只好坐在办公桌前偷偷地哭。他双手举着报纸，装出看报认真的样子。桌上有个大水杯，正对着他下巴。这水杯嘴大肚更

大,圆圆的,水杯的上下净是些斑点和道子,像是受过枪伤,也像作了多少次手术后缝合的口子。水杯的腰上压了一层又一层的暗红、浅红和大红的字迹,模模糊糊的,最上一层像是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”的字样。这杯子跟随他已有好多年了。有多少次关头,它都跟着派了多少次用场。那威武的、战天斗地的,那辉煌的、红旗蔽日的,都一次次地刻下了。可这次的用场实在是太悲凉了,太痛苦了。眼泪线一样顺着下巴尖一滴滴,滴落在杯子里。杯子里的水清清的,渐渐地多了起来,像一面镜子,照见了他的头,他的脸,他的眼睛。眼睛在发红充血。他的气上来了,头在肿大,脸在抽搐,“怎么可以叫‘逍遥’呢!”他要去掉这两个字,要制止这两个字。他放下报纸,双手紧紧地握着水杯,咬牙发狠地握着。他喝了两口,连自己的眼泪。可能是喝自己的眼泪加水,能使人顿悟。他发神经似的敲了一下自己的嘴巴,两只红色的绝望的眼睛突然看到了希望一样,发出了绿绿的光。“‘逍遥’两个字的后面,不是还跟着‘科长’两个字吗?”“科长”!他趁没人的时候喊了出来。随之那久久卡在喉咙里的东西,即刻咽了进去。他转悲为喜,转怒为乐,眼睛眯成了一道缝,嘴也张开了,丝丝连连的涎水从嘴角处流了出来,又顺着下巴尖流到了水杯里。杯子里的水——泪水加涎水,越发地多了起来。

科长虽算不上什么大官,但毕竟比股长大。股什么都不是,“科”却能“科”上,虽只大那么一丁点儿,却大到了节骨眼儿,正地方。他松开握杯的手,站起来走到窗前。窗外的街路上,爬着长长的车龙,确切地说是“车蛇”。一溜溜小车中间也隔三差五地有几辆大车,像一条蛇在鸡窝里偷吃了几个鸡蛋后,爬到了大街上。

虽是中国人的屁股在里坐着，但车却多是外国的。丰田是日本的，林肯是美国的……过一辆他就在心里叨咕一辆。就连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的爪哇小国，屁眼儿小国产的小车，他都知道。甚至只看个车尾巴，他就能马上说出车的名字，生产的国家，这是他的绝活，也有人说这是他的特异功能。对此，他常为他有这个功能而兴奋。特别是好多人在一起，而谁又都叫不出的时候，他却能脱口而出。他的这个功能也是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都出了名的。有了功能就爱显示。一次一位比他大好几级的首长来检查工作，他走上前指着首长的小车说：“请问首长这是哪里产的车？”“我还真不知道。”他乐了，原以为首长说完能回头向他讨教一声，可首长却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他又气又恨，“连自己车的产地都不知道，还来检查什么工作，当什么首长？回家算了。”他望着一溜烟开走的小车，从自己的嘴里也吐出了一溜烟。他想那位首长的官阶一定很大，最起码是科级，而绝对的不是股级。只有科级，科级以上才有车坐；只有科级，科级以上才叫有权，也只有科级以上，含科级的屁股才不光是自己的，也是公家的。公家的小车，公家的汽油，公家的司机，当官不能当股级，一定要当科级以上。小车拐个弯儿就不见了，他的眼睛也跟着拐了个弯儿就闭上了。他把目光收了回来，收回到自己的大脑里，“首长有车坐，我也要有车坐，首长不就是科级吗？我离科级不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吗！”他似乎想出了道道，又似乎想出了一点儿哲理：“什么事都是有一失就有一得，‘逍遥’和科长比，自然是一失一得，这是一对矛盾，属哲学范畴。凡矛盾就都有主次之分，要分清主

次,要抓主要矛盾。抓住了主要矛盾就等于抓住了大头。有了大头在手,还怕丢个小头吗?”这些年来他深信自己的理论功底是深厚的。“科长就是个大头,要比‘逍遥’大十倍、百倍、千倍,要牢牢地抓住它。再说科长,那是个正经玩意儿,正儿八经的官名。有了它,不仅走了‘干部系列’,还进了等级。这名声就好,人活一世,不就是要个名嘛!”

他在填写履历表的时候,“社会关系”那一栏里,从他的太太爷爷开始,追本穷源地说,应该是从红屁股猴子变成他家那一宗人的那一天开始,他家祖祖辈辈就都是农民,走的都是“农民系列”。他曾为走这个系列光荣过。那时他还不到20岁。他在主席台上,手指敲击着麦克风,麦克风发出轰轰的响声。他面对千人的大会,讲述他家祖祖辈辈的历史。那真是一部辛酸史、血泪史。就在那次批斗地主的大会上,他控诉,太奶给地主当过丫环。太爷8岁就给地主放牛。到了爷爷那辈,七岁就给地主放羊了。一次下大雨,因丢了一只羊,回来就被地主打得皮开肉绽。为了还债,奶奶不得不扔下吃奶的爸爸去给地主的儿子当奶妈,可去了不到3天就被老地主给奸污了。他哭诉着,“打倒地主”的口号声淹没了他的哭诉。一阶级姐妹走上台来,递给他一条毛巾,又给他的杯子里续了点儿水。他接着说,家里穷得炕上没有席子,冬天,七八个人围着一条破被子,十四五岁的姑娘没有裤子穿。是共产党求解放才救了他一家,吃了上顿不愁下顿,穿着夏衣不愁冬衣。他一再感谢党,感谢政府。斗争大会结束时,他特意走到跪在台前的地主旁边,仇恨地瞪着他。他想煞一煞老地主使在他爷爷和奶奶身上的威风。地主害怕了,胆怯地看了他一眼。他以为地主是在瞪他,不由分说,举起左手照地

主的头劈下。地主被劈蒙了，分不清东西南北，也不知是从嘴里说出来的，还是从屁眼儿里冒出来的：“你家祖祖辈辈受穷，那是你家祖祖辈辈狗熊”。这还得了，狗地主真是吃了豹子胆。他气愤急了，飞起一脚，将狗地主打翻在地，还想飞起第二脚时，被维持会场秩序的民兵拦住了。然后他大骂狗地主：“你想变天吗？我们一千个不答应！你想夺回你失去的天堂吗？我们一万个不答应。”他右手卡在腰里，左手横劈竖砍，打着大手势。狗地主吓坏了，趴在地上捣蒜似地磕头，还疯了一样打着自己的嘴巴，说那是屁眼子，刚才放了个臭屁。

那次斗争会后，由于他工作积极，表现好，被市里抽到这个局当了一名机关干部。从此结束了他家祖祖辈辈都是走“农民系列”的历史。

他是神气的。他没有想到他家祖祖辈辈的受穷，竟给他带来了光荣。他来到埋葬他家祖祖辈辈的都已长满荒草野蒿的坟头上，为那些一代又一代走“农民系列”的人，填上了几把新土。他感谢他们，并冲着他们的坟头，头贴地地连磕了三下。

可后来，不知是什么原因，还是什么风，他越来越怨恨起这个曾经给他带来过光荣的“系列”了。他要背叛她。他要在这个“系列”中，寻找到一官半职，哪怕是个影子，以确立他是龙生龙凤生凤的后代的依据。他开始重新在祖宗的家谱上寻找。

他从医院里借来了观察细菌的显微镜，在那发黄的皱皱巴巴的家谱上寻找。他是干部了。他不能把他存有家谱的事张扬出去。因为家谱曾是“四旧”，被扫过。更不能让人知道他用显微镜要干什么，不论是家人，还是外人，他借显微镜的时候，只说要观察一下“细菌”。他把妻子打发走，锁好了门还不放心，又在

第 一 章

门的外边贴上了一张纸条，上书“我开会去了”。然后他关上窗户，又拉上窗帘，整个屋子就黑漆漆的了。不知从什么地方闪出一点儿亮来，他立即寻着亮线去找。他发现那一点儿亮竟是从门镜里闪出来的。尽管门镜只能往外看，不能往里看，他还是用封条把门镜的里边给封住了。万无一失了，这才小心翼翼地打开钢笔式的手电筒，架起高倍数显微镜在家谱上寻找。他希望能在家谱的缝隙中或角落里，找到那么几个做过官的人，哪怕找到一个也好。他家的这一宗人是够源远流长的了。从有文字记载以来，他家就有了家谱。也就从那个时候起，一代一代繁衍下来的，除了日头下的木犁，就是田地里劳作的农人。祖祖辈辈从尧舜年代开始，过春秋战国，再到唐宋元明清，除了木犁还是木犁，除了农人还是农人。他希望出现奇迹，哪怕出个官影，一闪即逝也好。他把显微镜翻来覆去地转动着，最后转到了满洲国，按照满洲国的官阶依次寻找。日本鬼子铁蹄下的满洲国，山河已破碎，国土已沦陷。但皇帝还有人做，臣民还有人当，最高最大的官阶是皇帝，是溥仪。或许是日本人给了他皇宫，给了他饭吃。接着是大臣，省官、县官、乡官。日本鬼子的军队里有曹长，是日本军阶中最小的一级。曹长手下只有一个兵。奇迹出现了。他在一片厚厚的灰尘下面，发现了他爷爷的弟弟的儿子在军队里当过班长。当地的老百姓管这种军队叫伪军。显微镜没白借，总算找到“细菌”了。

他影影乎乎地记得，小的时候，爷爷曾跟他说起过，他有个叔叔当过官是班长。爷爷说班长是个不小的官，能管十几号人呢。爷爷说的一定是他了。那是在鬼子的炮楼里。炮楼不高，就两层。上层是地板，地板上有床，住着日本曹长和一个日本

兵，下层是地铺，铺有稻草，住着他叔叔和他叔叔管着的七八个满洲国士兵。但好景不长，或者说他的这个家族确实没有多大的“运势”，没几天，他叔叔作为“细菌”连那个炮楼一起被八路给端了。他叔叔向八路投了降，表示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。八路的政策是宽大的，给了他路费，放他回了老家，他家祖祖辈辈的田地里，就又多了一个农人。其实他原本就是农人，只是出去走了一趟。不过他这一趟却也长了见识，受了教育，知道了八路要比鬼子好，当班长还是当八路的班长，而不能当伪军的班长。

他还想继续找一找。他把显微镜焦距调了调，不知是哪个世纪的苍蝇，把屎拉在了家谱上。显微镜下，苍蝇屎竟如小铁窗那么大。看得出太久远了，屎面上已经风干，呈现出七裂八瓣的龟纹和七上八下的沟沟坎坎。接下来的镜头所显示的又都是一代又一代在田间里劳作的农人，几乎都是以前的样子，以前的姿势。祖祖辈辈中，只有他叔叔跳跃过一次，只可惜当的是伪军班长。当伪军班长就跟当“细菌”、当“苍蝇屎”一样，不但不能给他带来荣耀，还让他担惊受怕。他放下显微镜，关闭了只有一点儿亮的手电筒，呆坐在黑漆漆的屋子里。叔叔是个“污点”，就跟苍蝇屎一样，必须把它抠掉。

自从进机关工作以后，他就懂得了历史对家庭、对子女、对前途的重要。历史可以让人升迁，历史也可以让人下地狱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他懂得了如何去宣传自己的历史，如何去修饰自己的历史，以后他作的忆苦思甜报告总是一次比一次苦，一次比一次泪水多。

他轻轻地拍了拍显微镜，由衷地感谢它。他庆幸这个污点没有被别人查觉被别人发现。他打开手电筒，把那一点儿光亮

对准苍蝇屎，小心、快速而又不留任何痕迹地处理了这个“污点”。他收拾好了显微镜，藏好了家谱，然后拉开窗帘，撕掉了贴在门镜上的封条。阳光透了进来，屋子里亮了。他没有找到他所希望的东西，就恨起他的叔叔来，为什么不跟八路走呢？那时抗日革命虽是处于低潮，但为什么不能想到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呢？又为什么不能想到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取得胜利而夺得政权呢？这么多为什么，只要想到一个，也要跟他们走啊，那将是什么成色？庄稼人在收获的季节，不是讲成色吗？即便闹不到九成十成，也一定是七成八成。就是五成六成，不就是现在的科长、部长吗！目光短浅，太短浅。如果是我被八路俘虏了，就一定能跟八路走，而绝不要什么路费。我为什么是我爷爷的孙子，而不是儿子，为什么在生叔叔的同时，不把我也生出来呢？祖祖辈辈随便地生，生了那么一大堆，简直生出了一个军团。可从有文字记载以来，寻至今日，竟寻不到一个有“官运”的。难道真像那个老地主骂的那样，“祖祖辈辈受穷就都是狗熊”？他不能忍受。他真想再拽出那张发黄的落满灰尘的家谱，一把火烧掉，彻底干净地毁掉它。此时，他早已忘记了这个家族曾给他带来过的荣耀，也早已忘记了他曾在这个家族的坟头上头贴地地磕过。

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。

刷新家谱的重任，已经历史地落到了他的肩上。纵观历史，上下五千年，也就只有他了。他必须努力，必须奋斗，乃至拼命、牺牲。他仅仅是对努力和奋斗想了一下，还没有想到拼命和牺牲，就觉得自己已经飘起来了，飘到了那个级别上。

他进行了一次“假死”的试验。

“因为只有死了,才能把名字填写在家谱上。这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规矩,他是不能破的。他还要留下几句话,在填写他的名字的时候,一定要用一张新纸续写,最好是发光发亮的纸。他不能容忍家谱再落满灰尘,更不能容忍再有苍蝇拉上屎。他要求写上他名字的同时,一定要用比他名字更大的字在旁边注明:“第一个进入级别的人。”那才是真正的“农民系列”的转折点,“农民系列”的新里程。从此,他的家庭将在他的庇护下,享通发达。然而,现实的他还仅仅是个股长,虽然科长近在咫尺,鼻息声相闻,而他却只能以叹息声相望。他不能再犹豫了,也绝不能再想什么大头小头的了。他必须对“逍遥科长”这一有利又有名的名字作出是要还是不要的抉择。他从“假死”中醒来,他要了。

第 二 章

早晨上班的时间，正是车水马龙人流密集的时间。前边的自行车和自行车相撞了，后边的人不得不下来，推着走。人流在缓慢而懒散地移动着。小汽车嗷嗷地叫着从后面冲了上来，那声音不用翻译就知道是“让开、让开”。人们习惯了，拥挤着向路边离散。这似乎成了一条法律规定，谁若破坏了，那就不再是习惯了，而是犯规犯法了。

“让开、让开”的叫声，变得细尖而刺耳。躲车的人慌忙不迭地躲着。他推着自行车，还在想“逍遥”，还在想“科长”，为了家谱，为了祖祖辈辈，他认了。致使小汽车的前灯，触到了他的屁股，他才警觉。他回过头来，瞪圆眼睛发作起来，“瞎啦，没看见这是屁股！”司机从车窗里伸出头来，怒目圆睁，“找死啊，别说是屁股，再不滚，还要脑袋呢！”两个人接着往下骂，往下吵。人流围拢来看热闹。半个小时过去了。坐在司机旁边的那个人像是刚刚被吵醒，伸出了头，还没等张嘴，他就推着车迅速地靠了边。速度之快，宛如青蛙跳水，一下从路上跳到了路沟下。他影影糊糊见过那头。他不是怕领导，他是尊重领导。小汽车嗷嗷地叫着开了过去。车后甩出了一道烟，在人流的头顶上飘落消散。